

爱玲画语

云南美术出版社

# 看张·爱玲画语

这一晚，我站在上海街头，看着那迷离闪烁着的霓虹灯，突然发现，我与她依然在同一个时代，同样的岁月里，只不过她是结束的开始，而我们是开始的结束。这个过程如此漫长，我看不真切，我只看见——爱玲，她在前面等着我。

安意如著



# 看张爱玲

· 爱玲画语 ·  
云南美术出版社

安意如  
著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**

看张 / 安意如 著. —昆明：云南美术出版社，2005.9

ISBN 7-80695-262-4

I . 看... II . 安... III . 张爱玲 (1920~1995) —  
传记 IV 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7495 号

责任编辑 杨旭恒

装帧设计 韩 捷

# 看 张

## 安意如 著

出 版	云南美术出版社
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930 × 1230 1/32
印 张	6.25
字 数	80 千字
版 次	2005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~ 8,000 册
书 号	ISBN 7 - 80695 - 262 - 4/I · 40
定 价	18.00 元

序言

我手写我心

多日来，与一个人“桐花万里路，连朝语不息”。因着他的缘故，每天几乎都可以言及张爱玲。谈多了，免不了要写。但让我动笔来评爱玲，总觉得有些不相宜。

其一，我不是纯正的“张迷”，不管写得如何，总怕失之偏颇。她的书，小说、散文俱看过，总觉得刀兵气过胜。那柔软的俗世香里，无处不浸着悲凉肃杀之意，心底总是冷浸浸的，有点惧避的意思。

其二，我亦不觉得“世上但凡有一句话，一件事，是关于张爱玲的，便皆成为好。”有这样感觉的是胡兰成。我算不得爱玲的“临花照水人”，有些话说不到点上，不如不说。

这些理由又似乎都不够有力，自己的态度也不够坚决，常常被情绪所动摇。一则看了许多关于张爱玲的文字，看久了，面目模糊起来，离自己竟越来越远了。想来一人一历史，一人一个“张爱玲”，别人的感觉总不如自己的真，自己的亲。

二则觉得也许以我这样若即若离的态度，隔岸观花，亦可看做灵魂上的冷静对观，没有爱憎缠夹，世事得以通明。比如李碧华论爱玲就有这样难得的意趣。

就这样决定写了。时间虽仓促，但是，我手写我心，也不怕露怯。

然而，事情却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简单。爱玲，这个旷世才女，人生亦寂寞如同繁花，初时热闹烘烘，终时花落人散两阑珊。这样的华丽，这样的悲壮，让我不能逼视。写作过程也多次被中断。

所以，今天呈现给大家的，并非一个严格意义的传记。断断续续，零零散散，不过是我阅读张爱玲其人其文的一丝呓语。我本想远瞻，却

被一种巨大的魔力吸引住，贴得近近的——不仅是迷恋，甚至是爱了。  
爱是一种持久的迷恋。

由此开始，我便进入了一个传奇世界。

爱玲给自己的小说起名《传奇》，如她所言是个弗洛伊德式的错误。在这位心理学宗师看来，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尔说错一个字的事，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，无意中透露的。所以我想，她心里的自己同样是个传奇。

她有一个传奇显赫的家世，然而终其一生，爱玲没有过多地言及。也许于她，那不过是沁入灵魂里的力量，一种不动声色的奢华。

她的人比她的小说，更像一个传奇。在那样的时代，没有人像爱玲一样敢于大声喊出“出名要趁早啊，来得太晚，快乐也不那么痛快”的口号来。然而，在绚烂之后她又能即刻归于平淡，像烟花开过之后留在人心里冰冷的惊艳一样。

还有她的爱情，如此短促，却又如此热烈，两年时间却需要花一生去忘记。

她的死亡也是如此诡异。她安静地躺在那个狭小的公寓里，无人知晓。从韶华极胜到一切尽归尘埃，毫不在意。她对自己竟是这样的淡漠。

她是残忍的。如同高高在上的命运之神，主宰着笔下苍生。她看着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在手心翻覆，却能不动声色，置身度外。

她也是慈悲的。她以俯视的姿态端倪世人，却是冷眼热望，幽暗中有几许明亮的颜色。那种光明是真的光明。与阳光普照下的无知欢愉不

同，她对人世间的眷念是透彻真实的。

在阅读她，写她的日子里，我常常和她一样能感觉到“一种惆怅的威胁”。那个时代已经残败了，那个地方也迷失了。历史如同那高悬在树枝上的秋千，荡过来，又荡过去，荡过去，又荡过来。千千万万个透明的精灵欢快地飞舞在沉滞的时间里，吸取着华露，掏空了人心。

这一晚，我站在上海街头，看着那闪烁着迷离的霓虹灯，突然发现，我与她依然在同一个时代，同样的岁月里。只不过她是结束的开始，而我们是开始的结束。这个过程如此漫长，我看不真切，我只看见——

爱玲，她在前面等着我。

## 序 言

## 序言

001 我手写我心

## 一 出世

- 002 煊赫旧家声
- 008 桃之夭夭
- 012 登场
- 016 橙黄岁月
- 020 朱红快乐

——蹉跎暮容色，煊赫旧家声——

## 二 去家

- 026 玉树后庭花
- 030 心经难念
- 036 有母如斯
- 040 谁的委屈
- 044 姑姑语录
- 050 影子男孩
- 056 逃家

——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——

——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——

## 四

### 人情

- 126 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  
122 爱之缠夹  
116 尘埃花开

110 浅斟低唱

104 财迷的担当

100 到底是女子

096 妙玉爱玲

092 格物致知

086 有女如青

082 海上花开

074 至少还有你

070 惆怅的威胁

——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——

## 三

### 入世

- 062 何处是家

## 五去国

——明日隔山岳，世事双茫茫——

- |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148 | 倾城之恋        | 186 | 风住尘香花已尽 |
| 144 | 别，爱胡兰成      | 182 | 对照记     |
| 140 | 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 | 178 | 大隐大怒    |
| 136 | 无可奈何花落去     | 174 | 俗世的幸福   |
| 130 | 现世安稳，岁月静好   | 170 | 红玫瑰与白玫瑰 |
|     |             | 166 | 执子之手    |
|     |             | 162 | 中国的天空   |
|     |             | 156 | 海上花落    |

一

# 出世

蹉跎暮容色 煥赫旧家声

## 煊赫旧家声



李鸿章，爱玲的曾外祖父，清末重臣。

人生难描，如桃花难画。因人世浮光掠影，千头万绪，写人山河浩淼，写得博而静最不易。如曹雪芹写荣国府，千头万绪，竟如乱麻一般，要从刘姥姥身上写起，慢慢地牵引出事来才妥当。

又有说评书传奇的人，任凭人物故事怎样纷杂繁复，心底总是静的，口上说来，才有条不紊。

我写爱玲，虽是随心随笔而至，不拘理法，心底亦是要理出个头才好。因为，我也只是个读故事，论传奇的人。观，浮生如梦，旧梦如欢，看，张爱玲的一段华丽缘。

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九五年，时光漫长无尽。我看一条河，却只能临水摄影，呆呆地站在河边，与她相对惘然。她深静娟秀，让我不能轻易动步。

可是，蓦然间，蒙神恩启，我的笔，轻轻地点中了尘埃里的几个人。看到他们浮沉的模糊面容，突然间明白：她的父母——张志沂和黄逸梵，是她的源；上溯到她的祖父张佩纶和曾外祖父李鸿章，那是她的头。

于是，就有了这样的传奇。

张佩纶，少时熟读经书，中进士，入翰林，凭着一支笔，参倒了许多的贪官，也得罪了不少的人，被誉为清流健将，名震天下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，马尾之败后，张佩纶罚满归京，听候起复，李鸿章不念旧恶，以女妻之。大概是为了延揽人才，亦或是张佩纶真的得到了其女儿的垂青。张佩纶后来虽然娶了李鸿章的千金，但李鸿章与他为翁婿，反而不便保奏他了。于是夫妇二人只能避居南京，住入张府，过上了吟诗作赋、煮酒烹羹的生活。

《孽海花》里写李鸿章的千金擅诗，有诗评马尾之败云：“论才宰相笼中物，杀贼书生纸上兵”，对张佩纶颇有怜才爱惜之意。这是话本小说之衍，无非谈资。如若没有《清史稿》的史笔，我至多当它是一段红尘艳事，诗词曲赋里的粉末香屑。

李鸿章真是霍霍君子，能成为晚清中流砥柱，并非无因，亦非浪得虚名。能不拘门第，慨然将女儿下嫁，这一点心胸就极高。古来仕官重臣莫不拘于门第，拈着身上几根羽毛，以为自己就是凤凰。像李鸿章这样肯把小姐许给一介清流，而且是战败之臣，能有几人？

若没有他的成人之美，张佩纶与李菊耦不结秦晋之好，没有爱玲的姑姑和父亲出世，爱玲又毛之焉附呢？中国的家族血脉如河流，不可割裂，如黄河长江，潺然流动渊源不息。

算起来，张志沂是李鸿章的外孙，爱玲也就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，

爱玲的祖母坐在自己家里。发型与十八岁时相同，脸面略胖些。



爱玲的祖父，少时熟读经书，中进士，入翰林，被誉为清流健将，名震天下。后因马尾之败获罪，赋闲在家。



#### 4 出世



爱玲的外婆，农家出生，嫁给湘军水师提督的儿子做妾。



爱玲的祖母十八岁时与其母亲的合影。一个美丽而聪颖的女子，被其父亲李鸿章许配给了张佩纶。

真正的贵族之后。爱玲虽然出生在上海的张公馆，但她的命运，她的作品都与南京的祖宅隐隐相连着。

关于这段家世，爱玲的态度是暧昧不清的。小时候一次放月假回家，弟弟像抢到一条独家新闻似的，故意以一种不经意的口吻告诉爱玲：“爷爷的名字叫张佩纶。佩服的佩，经纶的纶，绞丝边。”

爱玲诧异这个名字有点女性化。平常看祖父祖母的遗像习惯了，只晓得是爷爷奶奶，从来没想到爷爷也有名字。

又有一天放假回来，弟弟给她看新出的历史小说《孽海花》，不以为奇似地撂下一句：“说是爷爷在里头。”她切切地看了起来，凡是关于庄仑樵的地方都看得格外仔细。

“我看了非常兴奋，去问我父亲，他只一味辟谣，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。那首诗也是捏造的。”父亲让她去读祖父的文集，然而“典故既多，人名无数，书信又都是家常话。几套线装书看得人头昏脑胀”，却又不好意思问人，担心别人以为自己“喜欢讲家世似的”。

她虽然从未见过这位传奇祖父的面，却似乎很欣赏他，说他好。这与母亲和姑姑态度迥然相异。也许并非因为血统遗传，而是仰慕祖父的才华。她读到他的手稿，也许感觉他是个性情中的真人，能够体味到那人生的起落，有一种浩淼的“身世之感”。

这样的情结在以后有种种流露，这样的出生，她并不刻意拒绝，自然也无法拒绝。偶尔引以为荣耀也是自然的，也并不过分。常人常理，无可厚非。

然而却又引起他人种种的猜忌。“张爱玲在发表文章之余，对于她

自己身怀‘贵族血液’，却是‘引以殊荣’，一再加以提及，俾众周知”。

甚至有讥讽之语：“什么名门望族，什么贵族之后！李鸿章不过是叶赫娜拉氏座下的一条狗，见了她口称老佛爷吉祥！如此的奴颜媚骨，有什么好拿出来显摆的？”

我絮絮叨叨说了一堆家族血统，又扯到门第相当、贵族之后，典型的阶级思想。但终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，对那些冷嘲热讽之人，我只是嗤一句：“就是看你没有，显摆给你看的！”我不介意有人批驳我门第观念深重。

最厌这一类道学先生，俨然自己是劳苦大众的代言人，其实不过是禄蠹之流，假清高，名利之心比谁都炙热。

血统无须提，这是天生的。亦有古人说：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隔了千年，亦是金石之声，铮铮入耳。然贵族家风，如何又不能宣扬？中国的王道便是世袭，一家之言，一脉风流。好的东西经时岁锻打留下来，化做中华之经脉。时间在其中缓慢流动，融入中国人身体里的精气神，亦可刚亦可柔。

爱玲的祖母有四句诗：“四十明朝过，犹为世网牵。蹉跎暮容色，煊赫旧家声。”

多情人看到凄凉，我无情之人却只闻到朱楼碧户的脂粉花香，砖头墙缝里渗出的繁华遗迹、赫赫风流。看到高高门楣上挂的四个字——煊赫家声。即使是旧的，也是一脉相承，做个贵族之后，即便没落了，有“煊赫旧家声”可供遥想，有什么不好呢？

风流亦可自赏。



爱玲小时候的照片。面团团，喜洋洋的。